

井冈山人民的拜年信

何小文 唐萍



近日，井冈山革命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在整理资料时发现一幅标注为“1951年冬《人民日报》刊载《革命故乡井冈山全体农民写信给毛主席拜年》信”的摄影图片，报道了革命故乡井冈山上的704户农民，于新年前夕写信向毛泽东贺年致敬，讲述他们开展增产节约运动的情形，表达了井冈山人民对党和政府最真切的告白。

一封动情的拜年信

这张照片虽然没有标明具体日期，拍摄的报纸版面也不完整，但从书信中提到的“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到井冈山”可以判断，此信写于1951年。因为当年8月上旬，井冈山人民喜迎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访问团还带来毛泽东亲笔所写的题词“发扬革命传统，争取更大光荣”。

重要的是，这封不太完整的信，动情地描写了井冈山人民的生活情境以及对共产党的感恩感念之情。信的大致内容如下：

亲爱的毛主席：

我们是住在革命故乡井冈山上的七百零四户农民，新中国的第三个新年来到了，眼看着越过越好的翻身日子，我们心里有许多话要向您说。

前年秋天井冈山重获解放，我们受到人民政府和广大群众的尊敬和关怀。二年来，中央人民政府、青年团中央委员会、江西省各界人民接二连三组织访问团、派人、拨款来慰问我们，苏联朋友也长途跋涉上山来看我们。我们还经常收到云南、陕西、南京、上海……许多地方的人民写来的

“魔鬼的住所！”

“这是魔鬼的住所：岩窝沟！”雅安民革同志的介绍一下子吸引了大家的注意力。在《三国演义》中，这里是诸葛亮七擒孟获的不毛之地，近年，这条乐西公路最为险峻的路段，成了网红公路。

“魔鬼的住所！”

乐西公路是与中印史迪威公路、滇缅公路同等重要的抗战公路，它起于乐山，止于西昌红窑，全长525公里，此路联结滇缅公路、驼峰航线、中印公路，转运国际援助物资，成为抗战物资运输的重要通道，在抗战期间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据记载，西昌小庙机场每天有六七十架飞机起降，抗战物资随乐西公路运入重庆，多达3000多吨；在国民政府组织青年参加远征军时，响应号召的西昌青年乘坐几十辆卡车从乐西公路到成都，再乘飞机到印度中国远征基地受训；抗战结束以后，南迁至峨眉



1951年冬《人民日报》刊载《革命故乡井冈山全体农民写信给毛主席拜年》信

慰问信……

今年春天，井冈山山区完成土地改革后，人民政府先后拨了十几万斤的慰问粮和农具贷款。我们有了口粮……全区每亩田平均割了稻谷三百二十斤（比解放前增加了一倍），下庄乡劳动模范罗茂茂的稻田最高产量每亩达二百二十斤。稻子结实饱满，红薯、黄豆收获也好，人人都说：“感谢毛主席的关怀，今年百种百收。”

今年秋收后，许多人家添置耕牛农具、买布、修房、办喜事……往年，井冈山上很多人家没有来过年，总是“半年野菜半年粮”，现在家家都有二三十担谷子，大部可以留到明年五六月，再搞些副业就可以接到明年秋收了。山区建设正在进行……办了五个村学，十七个民校，组织了十三个读报组，现在儿童头头都有书读了。今年八月，人民政府还帮助我们成立了合作社，山上百分之八十的农民入了股，此后，我们就再也不用翻山越岭跑几十里到外面去买油盐百货了。

今年八月间，中央人民政府南方老根据地访问团到井冈山传达了您的亲切关怀和指示，当时我们就要以爱国的实际行动，来报答您的恩情，保持和发扬光荣的革命传统。原先我们计划增产捐款二十二万，与遂川县人民合力买一架“井冈山号”战斗机，但是到九月底，我们就已缴款四

千八百多万元，提前超额完成了半年

千八百多万元，提前超额完成了半年捐款计划。今年秋天的公粮任务，全山区也只五天就全部入库，还超过了预计数字七万多斤。

十二月三日柳辛林同志从北京参加国庆节观礼归来，开会传达了您关于加强抗美援朝，厉行增产节约的号召，我们马上开展了讨论，并定出了增产节约的具体计划，许多人家已经根据您的意思修订了爱国公约，并且已经照着做了。我们决定：明年稻田要在今年大丰收的基础上每亩再增产稻谷四十斤，今冬明春要多挖药材、红木头、挖竹笋、（养）猪、养鸡等，增加收入和和稻谷四十万斤，从过年过节，婚丧喜事少请酒、少打米粿，节省稻谷二十二万五……

从信中可以看出，新中国成立后，党和国家领导人特别关心关怀井冈山人民，并派出多批次的慰问团前来慰问，甚至苏共中央还指派著名汉学家、苏联外交部东亚司司长费德林于当年2月中旬访问井冈山。费德林在井冈山期间不仅体验了“红米南瓜生活”，访问了井冈山农民，而且还登临了茅坪八角楼，他最后感慨道：“我这次来井冈山，有这么一个体会，觉得中国的革命斗争条件，比苏联共产党推翻沙皇，建立苏维埃政权的十月革

著名抗战生命线

“代价难以想象！”当年曾参与乐西公路修建的刘成志老人，在接受雅安民革同志采访时，仍清晰记得当年的惨烈。

为筑筑乐西公路，征调了来自四川乐山、夹江、峨眉、犍为等19个县；西康省的汉源、荣经、西昌等17县，共计24万汉彝民工。

一个革命老区的新面貌

事实正如此，1930年2月井冈山落入敌手后，肖家壁等靖卫团总率领军数百丁踹至茨坪，与叛匪沆一气，对井冈山大小五井实行大烧大杀。除了惨杀共产党员和苏维埃干部，连他们的亲属也不放过。致使大小五井原有村民123户竟有69户被杀绝，房屋全部被烧毁，唯留小井一家匪徒们要吃饭的“中和昌”小饭店。在军事方面，肖家壁于井冈山修筑大小碉堡130余座，并建有弹药库、监狱、水牢等。在扩充军事势力的同时，进行经济掠夺，垄断了井冈山区的油行和粮库，对民众任意派捐派款、敲诈勒索。

抗战结束后，为扩大内战需要，国民党反动派积极扩充兵力。肖家壁对此更为积极，强征壮丁2000多人，期间还把被征的20多名壮丁充当他的私人劳工。井冈山市下七乡上七村仅在1946年就征送壮丁140多人，该乡农民刘义海先后被抓壮丁9次，结果损坏了身体，造成终身残疾。大井村邹文耀的儿子因逃被抓壮丁而被迫流落于宁冈和湖南一带，过着流浪的生活，直到解放后才回到家乡……

来自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关怀，让井冈山人民心怀感动，让他们信心百倍、豪情倍增。他们觉得生活自此有了希望，在外避难的父老乡亲也纷纷返回家园，他们以当年支持红军开创革命根据地那般的热情投入和实际行动支持农业生产、改善自己的生活，甚至用节衣缩食的实际行动支持国防建设。

井冈山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是当年的“毛委员”带领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在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亮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从此中国革命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老百姓最讲实惠，也最懂得感恩。井冈山人民对共产党的感恩之情以及萌发的爱国之志，由此可见一斑。

让井冈山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辈的夙愿，也是中国共产党对这片红色热土许下的庄严承诺。勤劳质朴的井冈山承载着革命先辈们对这片土地的期待，传承弘扬伟大的井冈山精神，也让这片用无数革命先烈鲜血染红的神圣土地，迸发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

（作者何小文系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副研究员，唐萍系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职员。）

荒草、残骨仍不难寻觅。

新中国成立以来，乐西公路多数路段被改建为国道、省道，目前仅有蓑衣岭、岩窝沟这段非主干道约26公里，保留了原貌。

重建“网红路”

近年来，乐西公路，开始被世人关注，渐渐成为一条“网红公路”。

2016年10月28日，民革上海市委出资修建“抗战乐西公路旧址”碑，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参加揭幕仪式。

乐西公路沿线有着丰富的文旅资源：自乐山出发，沿重庆文物南迁纪念馆、中国十大最美峡谷金口河大峡谷、铁道兵博物馆、彝族古村落，翻乐西公路至汉源；也可先上皇木镇，翻蓑衣岭、大瓦山五池风景区，大渡河峡谷、一线天大桥……四季梨、桃子、李子、核桃等瓜果不断；更有坛子肉、黄牛肉火锅、锅贴菜豆腐、炸土豆、担担面、贡椒鱼、火烧烧烤、铁板烧、石板烧等大量美食。

令人遗憾的是，受限于行政区域分割等因素，沿线资源虽丰富，却并未形成一个整体。课题组领队、重庆九龙坡区政协副主席、民革九龙坡区委主委何新跃认为：在双城经济圈大背景下，借助成渝地区抗战文化走廊建设，将成为乐西公路的一个突破口。

从历史的角度看，乐西公路的终点是在重庆。除了乐山至西昌525公里陆路，还包括重庆至乐山400公里水路。这就将重庆广岛、九龙坡建川博物馆、江津白沙古镇、泸州川南师范学堂燕子岩抗战旧址、自贡“川盐济楚”遗址、宜宾李庄等长江沿线抗战资源全部串起。乐西公路由此成为成渝抗战文化的一个新IP，而不再局限于川西一个普通抗战遗址的定位。

“成渝地区抗战文化走廊建设”课题调研组建议：可由成渝两地在重庆长江边共建一座“抗战生命线——乐西公路纪念馆”。深挖巴蜀人民独特的“成渝地区抗战文化特质”，凸显“抗战生命线”地位。同时，以重庆为文化汇集的桥头堡与旅游线路的起点，打造全新IP和文旅线路。

据统计，此路段伤亡的民工达3000多人，连施工总队长赵祖康也因过度劳累而瘦得皮包骨头，并患上了咯血病。至1941年2月竣工，历时一年半，伤亡人数3万人，牺牲4000多人，平均每公里死亡8人。时至今日，岩窝沟、蓑衣岭里

命，要艰苦得多！”

一个革命老区的新面貌

事实正如此，1930年2月井冈山落入敌手后，肖家壁等靖卫团总率领军数百丁踹至茨坪，与叛匪沆一气，对井冈山大小五井实行大烧大杀。除了惨杀共产党员和苏维埃干部，连他们的亲属也不放过。致使大小五井原有村民123户竟有69户被杀绝，房屋全部被烧毁，唯留小井一家匪徒们要吃饭的“中和昌”小饭店。在军事方面，肖家壁于井冈山修筑大小碉堡130余座，并建有弹药库、监狱、水牢等。在扩充军事势力的同时，进行经济掠夺，垄断了井冈山区的油行和粮库，对民众任意派捐派款、敲诈勒索。

抗战结束后，为扩大内战需要，国民党反动派积极扩充兵力。肖家壁对此更为积极，强征壮丁2000多人，期间还把被征的20多名壮丁充当他的私人劳工。井冈山市下七乡上七村仅在1946年就征送壮丁140多人，该乡农民刘义海先后被抓壮丁9次，结果损坏了身体，造成终身残疾。大井村邹文耀的儿子因逃被抓壮丁而被迫流落于宁冈和湖南一带，过着流浪的生活，直到解放后才回到家乡……

来自党中央和人民政府的关怀关怀，让井冈山人民心怀感动，让他们信心百倍、豪情倍增。他们觉得生活自此有了希望，在外避难的父老乡亲也纷纷返回家园，他们以当年支持红军开创革命根据地那般的热情投入和实际行动支持农业生产、改善自己的生活，甚至用节衣缩食的实际行动支持国防建设。

井冈山人民永远不会忘记，是当年的“毛委员”带领共产党和工农红军，在井冈山创建了中国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点亮了中国革命的星星之火，从此中国革命不断地从胜利走向胜利。老百姓最讲实惠，也最懂得感恩。井冈山人民对共产党的感恩之情以及萌发的爱国之志，由此可见一斑。

让井冈山人民过上幸福生活，是无数革命先辈的夙愿，也是中国共产党对这片红色热土许下的庄严承诺。勤劳质朴的井冈山承载着革命先辈们对这片土地的期待，传承弘扬伟大的井冈山精神，也让这片用无数革命先烈鲜血染红的神圣土地，迸发出强大的生机与活力……

（作者何小文系井冈山革命博物馆副研究员，唐萍系井冈山革命博物馆职员。）

荒草、残骨仍不难寻觅。

新中国成立以来，乐西公路多数路段被改建为国道、省道，目前仅有蓑衣岭、岩窝沟这段非主干道约26公里，保留了原貌。

重建“网红路”

近年来，乐西公路，开始被世人关注，渐渐成为一条“网红公路”。

2016年10月28日，民革上海市委出资修建“抗战乐西公路旧址”碑，民革中央主席郑建邦参加揭幕仪式。

乐西公路沿线有着丰富的文旅资源：自乐山出发，沿重庆文物南迁纪念馆、中国十大最美峡谷金口河大峡谷、铁道兵博物馆、彝族古村落，翻乐西公路至汉源；也可先上皇木镇，翻蓑衣岭、大瓦山五池风景区，大渡河峡谷、一线天大桥……四季梨、桃子、李子、核桃等瓜果不断；更有坛子肉、黄牛肉火锅、锅贴菜豆腐、炸土豆、担担面、贡椒鱼、火烧烧烤、铁板烧、石板烧等大量美食。

令人遗憾的是，受限于行政区域分割等因素，沿线资源虽丰富，却并未形成一个整体。课题组领队、重庆九龙坡区政协副主席、民革九龙坡区委主委何新跃认为：在双城经济圈大背景下，借助成渝地区抗战文化走廊建设，将成为乐西公路的一个突破口。

从历史的角度看，乐西公路的终点是在重庆。除了乐山至西昌525公里陆路，还包括重庆至乐山400公里水路。这就将重庆广岛、九龙坡建川博物馆、江津白沙古镇、泸州川南师范学堂燕子岩抗战旧址、自贡“川盐济楚”遗址、宜宾李庄等长江沿线抗战资源全部串起。乐西公路由此成为成渝抗战文化的一个新IP，而不再局限于川西一个普通抗战遗址的定位。

鲁迅回乡

顾燕

鲁迅的散文名篇《故乡》开头写道：“我冒了严寒，回到相隔二千余里，别了二十余年的故乡去。”鲁迅这次是从北京回到故乡绍兴，时间是1920年12月。那个时候虽然没有现在春运一说，但当时交通不便，路程又长，所以十分艰辛。

《鲁迅日记》里记载了这次行程。12月1日凌晨5时，鲁迅到前门站（即现在的中国铁路博物馆）坐京津铁路的火车去天津。当天中午就到了天津，并且换乘了从天津开往浦口的火车。2日中午，火车到了长江北岸的津浦铁路终点站浦口。随后又马不停蹄地乘渡轮过长江，在南京站换乘开往上海的宁沪铁路公司客车，当晚9时许到上海。

3日一早，上海下雨，鲁迅冒雨乘坐沪杭甬铁路公司火车，于下午2时到杭州。此时，杭甬铁路仅从宁波通到上虞，杭州至绍兴只能坐船。4日上午，鲁迅从浙江第一码头坐渡轮到西兴，下午坐“越安轮”，于当晚9时许方到绍兴轮船码头。算一算，鲁迅此行换乘了4趟火车，坐了2次渡船，前后用了4整天时间。而现在，从北京到绍兴，高铁只要半天时间就够了。

鲁迅此次回故乡是要接母亲等到北京的。《故乡》中写得很清楚：“我这次是专为了别他而来的。我们多年聚族而居的老屋，已经公同卖给别姓了，交屋的期限，只在本年，所以必须赶在正月初一以前，永别了熟识的老屋，而且远离了熟识的故乡，搬家到我在谋食的异地去。”返程更艰难，12月24日，鲁迅携带老母和三弟周建一家沿原路回北京，前后用了6天时间。

汪曾祺替人代笔

周二中

在西南联大读书时，汪曾祺因为文章写得好，常替人代笔。汪曾祺后来回忆说，他曾替一个比他低一班的同学代写了一篇关于李贺的读书报告。那个时候西南联大一般的课程不需要考试，每个学期结束，只要交一篇读书报告，老师就可以根据报告的质量给学分。闻一多看了那篇读书报告后，大为赞赏，对那位同学说：你的报告写得很好，比汪曾祺写得还好。可见汪曾祺是班上的标杆了，闻一多都要拿别人跟他比。

汪曾祺一听，禁不住乐了。汪曾祺说，其实他也没有写什么特别的内

“压寨夫人”冰心

刘建东

1929年6月，冰心（谢婉莹）与社会学家吴文藻结为伉俪，成为坊间热议。同年秋，刘半农任北京大学国文系教授，兼任北大研究所国文学导师，建立了语音乐律实验室，成为中国实验语音学奠基人。

吴文藻是江阴县夏港镇河东街人，刘半农是江阴县西门人，两家相距不到五公里远，乡音极为接近。如今同在一个大学教书，正所谓千里乡音遇老乡，因此刘半农经常到吴文藻夫妇的家里喝茶聊天，两位老乡总是用江阴话交流。冰心是福建人，哪里听得懂江阴话，只能从两个人的表情中来分析意思。有一回，冰心在情急之下，朝着正忘乎所以交谈的吴文藻甩出了一句：“听你们叽里呱啦的，真是一群江阴强盗呀！”把说得起劲的刘半农和吴文藻逗得哈哈大笑起来。刘半农边笑边说：“那你岂不是成了压寨夫人了？”冰心说：“既然你封我为压寨夫人，那你可得给我雕个大印。”刘半农慨然允允。此为一说。

多年以后，文化界还流传着“刘半农送压寨夫人印章给冰心”的另外一个版本：1929年，冰心与吴文藻结婚，同乡刘半农教授赶去祝贺，所赠印章是一枚方方的石印章，章上篆刻四字：“压寨夫人”。冰心甚是不解，吴文藻笑着解释道：“我是江阴强盗，你当然就是压寨夫人了。”

如此对照一想，就发现问题了：刘半农到底是在吴文藻冰心新婚之日送的印章，还是结婚几个月后送的印章？

事实上，冰心在1989年8月写的一篇小文《忆半农、天华先生》中，明确谈到了刘半农调侃冰心是“压寨夫人”故事，但十分惋惜的是，刘半农从事语言学文学研究一直很忙，并且在1934年6月，刘半农为完成《四声新谱》《方音字典》和《中国方言地图》的编写，冒着酷暑沿平绥铁路深入绥远、内蒙古一带考察方言方音，不幸染上“回归热”病，7月14日在北平逝世，年仅44岁，也因此没来得及雕刻“压寨夫人”的印章送给冰心。

闻捷四次改名

吴杨

著名诗人闻捷，本名巫之禄。抗战爆发时，年仅十五六岁的他，来到南京一家煤店当学徒。1938年，他逃亡到武汉参加抗日演剧队，经常阅读能得到的进步书籍和中外文学名著，也悄悄练习写作。

历史上，早在商代，曾有一个名叫巫咸的人，是常熟地区第一位有文献记载的人物，他是大戊帝手下的一名称相、国师，对商代的王室有功。可能是受到这个影响，巫之禄改名为巫咸，表达自己的远大志向。1938年底，成为中共党员后，他又改名巫拓真，意为不仅要有远大志向，更要在平常奋力开拓，不断追求真理和进步。

1940年他来到延安，先在陕北公学文工团工作边学习，后在陕北文工团工作，当演员学编剧。此时，用名赵文节。取义从事文艺工作，要做个意志坚定，有节操，有思想觉悟，能为理想奋斗到底的杰出文艺战士。1944年，他的处女作秧歌剧《加强自卫队》一炮打响。展露写作

才能后，被调至边区群众报社。1945年，赵文节任报社编辑、记者组组长。由于干上了新闻，也由于该报与当时党中央机关报《解放日报》不同，受众定位是基层群众和基层干部，他需要常在文艺副刊上发表通俗故事、连载小说等群众容易读、容易懂又喜闻乐见的作品，于是启用闻捷作笔名。

1952年元月起，他担任新华社新疆分社社长，在疆工作至翌年夏末调至北京养病。他笔耕不辍，1955年某月，《人民文学》诗歌组收到署名闻捷的一组投稿。这就是《天山牧歌》一集前面所收的那几首《向导》《苹果树下》《夜莺飞去了》《葡萄熟了》。诗中崭新的生活，新颖的构思，鲜活的语言，淳朴的感情，艺术上的讲究，立刻引起了诗歌组同志们的注意。他们以发现这么一位新作者而感到激动和喜悦。编辑部决定立即刊用。这也是闻捷之名蜚声诗坛，并成为杰出人民诗人的正式开端。